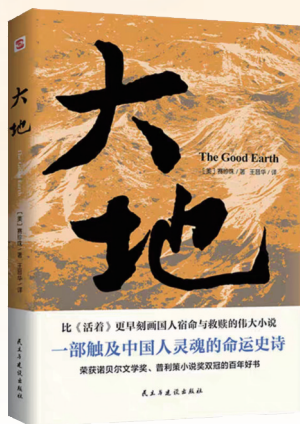


大地深处的人性回响

——读赛珍珠小说《大地》

□ 卫彦琴



翻开《大地》这本小说时，我就被作者简洁朴实的语言和细腻深情的叙事方式吸引，一口气读完，又倾倒在小说对人性的充分揭示。

《大地》深刻描绘了中国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和依恋，是一部通过中国农民的生活展现人性、命运与土地关系的经典之作。小说紧扣“土地”这一主题写出主人公王龙的吃、住以及宗教信仰，无一不是来自土地。他从农户到地主，从饿得皮包骨头上街乞讨到住进深宅大院，一生无比坎坷又不乏传奇。在王龙心里，拥有土地就拥有了一切。当逃荒在外时，土地是他心中唯一的希望；当获得意外之财时，买地是他唯一的选择；当财富不断积累时，投资土地又是他的不二手段；甚至在他濒临死亡时，心中牵挂的也是土地。王龙一生经历过无数的苦难而又戏剧性地暴富，但他终其一生看到的也只有这片土地。

法国的狄德罗曾说：“人离开了土地就一文不值”“而重新寻找到道德信念的出路便在于回归土地，并由此获得精神上的依托与归宿，断裂和破碎的心灵世界才能复归完美与和谐。”所以，“我们来自大地，我们也必须回归大地——如果我们守住田地，你们就能活下去。”土地作为农业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人类文化的典型代表，它承载了人类热爱生命、尊崇道德的集体意识，沉淀于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长河之中。土地是人的“根”，是人的价值之本，积淀着人类的伦理感情。对土地的探究，是洞悉人类文学、文化内在精神的一个极佳切入点。中国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土地成为安身立命之基，农民生于斯、死于斯，有很深的土地情结，并

将其内化为对自然的依恋、对故园的眷顾，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气质和特有的情感表达方式。《大地》以细腻的笔触，通过展现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面对自然灾害、社会动荡和家庭纷争时的坚韧与挣扎，把中国农民的勤劳、坚韧和朴实充分表达出来，同时也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与矛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时中国底层人民的众生相：他们勤劳却凄苦，他们坚韧却逆来顺受，他们受苦受难却百折不挠。

《大地》站在了人类共性的高度，承认文化是多元的，不应该存在哪种文化强势就要独霸天下，哪种文化处于弱势就该全盘否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并站在文化平等的基石上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在交流与对话中求同存异，共生共融。赛珍珠站在旁观者角度，冷静地看待在这片大地生活着的人民，用温柔且饱含怜恤的笔墨化开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藩篱，用平等尊重的人格去书写这段伤痛的历史，体现了一种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称赞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丰富、宽厚、史诗般的描述”。《纽约时报》则评价这部作品为“一种对生命意义和命运悲剧的伟大描述，它曾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时代与任何角落”。我觉得她的作品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条通往中国大地、走近中国人心灵的桥梁，有利于让西方读者改变对中国“神秘而落后”的刻板印象，看到一个更加真实而鲜活的中国。

莫言说：生活很复杂，人性也很复杂，绝对不是简单的对错，那么小说就是用来描述这种复杂性的。好的小说一定要写出人性的复杂，写出人性的“模糊地带”。我本来以为自己可以用一种旁观者身份进行阅读，保持疏离而理性的态度对待文学作品，因为我很少有被作品完全带入的感觉。可读赛珍珠的《大地》，我却有种情绪被强力搅动着的感觉。

在王龙暴富后开始跑茶馆，要迎娶青楼女子荷花回家，大把地花银元的时候，我有了极度害怕人性开始堕落腐化的一种焦灼。在一直陪着王龙的阿兰，明白了因为自

己丑，所以王龙不爱她而终于爆发式地大哭一场时，我的眼泪也涌出眼眶，为她多年默默付出如狗一样的忠诚、如牛一样的辛苦而感到委屈。后来阿兰生病了，连她自己都觉得自己的命贱，不值得王龙为她治病而倾家荡产时，我又一次泪水夺眶而出——为她凄惶的命运，更为她不觉醒的灵魂。尽管临死之前的一段日子，王龙竭尽温存地陪伴她，取悦她，但她的死还是让我看到了妇女命运被时代浪潮吞没的悲哀。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女人，在为一个男人付出所有之后，只剩下被病魔侵蚀的身体和不得不为的隐忍。她额头上不断渗出的汗珠和微弱的呻吟，是她间歇性昏睡不醒时灵魂发出的战栗和悲鸣，让人那么心疼而又无奈。

最初，对于贫穷的王龙而言，娶一个女人回家的所有期盼就是替他孝敬年老的父亲，并为其传宗接代。所以当时的王龙不仅对阿兰的吃苦耐劳感到满意，甚至因其在做饭、裁衣方面的节俭能干而自豪，这个时候他们是相濡以沫的。可是当他有了自认为花都花不完的银元时，再次审视自己的妻子，越看越发现她的长相和身材与自己拥有的财富是那样的不匹配，于是开始对阿兰产生了嫌弃和厌恶，并迫切需要找一个姣好容颜的女人来满足自己。甚至当他找到青楼女子荷花时，又自惭形秽，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于是竭尽全力地去讨好她，不惜一切代价去供养她，把她当作自己最珍贵的珠宝，而对真正给了他珠宝让他买到土地的妻子阿兰，却弃之不顾。这类从古到今一直在人间不断上演的悲剧，是用道德绑不住、法律割不断的，这背后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人性。

大地，是生命的摇篮，是岁月的见证者，她用无声的语言，诉说着无尽的故事。小说《大地》读完了，感悟是深切的，也是芜杂的。因为书中给出的太多，需要吸收和沉淀的太多。虽然有些戏剧化情节有点纸片化，不够丰满。但其辽阔的视野和精准的切入点，以及语言的温润细腻，都显示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就像大地总能以沉稳的步伐，走过四季的轮回；我们也需要用一生的经历，去听懂天空和大地的声音。

人生一世，蝉鸣一夏，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创造自己的价值。去年盛夏，我在山东邹城的书院研学，夜阑人静时，窗外老槐树上的蝉鸣忽然漫进来——那声音不似白日的聒噪，倒像无数细碎的金石相击，带着股执拗的清亮。同行的老者说，蝉要在地下蛰伏三五年，甚至十数年，才换来这几十天的放声，它们是在用整个生命呐喊啊！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范仲淹，想起那些在困顿中依然奋力向上的灵魂。

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生活过得十分艰苦。在寺中苦读时，一锅粥凝结后划成四块，配点野菜，便是他一天的伙食。寒冬腊月，砚台里的墨汁冻成坚冰，他便呵气融冰再写；深夜倦极，就用冷水浇脸提神。旁人笑他自苦，他却在《睢阳学舍书怀》中写道：“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以颜回簞食瓢饮而不改其乐自勉，可见其心志之坚。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范仲淹没有因贫寒自暴自弃，反而在寺中佛灯与案头书卷间，立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愿。后来，他戍守西北，击退西夏侵扰，写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的苍凉；主持庆历新政，力图革除弊政，留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担当。从寒门孤儿到千古名相，他凭借读书劈开命运的枷锁，在最低的境遇里，活出了最高的境界。

那晚在邹城，我对着月光细读《范文正公集》，窗外的蝉鸣愈发清晰。忽然懂了，蝉的呐喊从不是徒劳的喧嚣，那是对光明的应答；范仲淹的苦读也从不是盲目的坚持，那是对理想的奔赴。古人说“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可真正支撑人走过“无人问”的，从来不是对“天下知”的渴望，而是如蝉一般“非鸣不可”的信念——哪怕只有一夏时光，也要让声音穿透云霄；哪怕身处泥泞，也要让志向照见山河。

我们无法选择出身，就像蝉无法选择破土的季节，但读书恰如蝉蜕，能让平凡的生命挣脱束缚。“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那些在书页间熬过的夜，会化为向上的阶梯；“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些从文字中汲取的智识，会成为对抗平庸的铠甲。就像去年夏夜的蝉鸣，它们或许不知道自己的声音能传多远，却依然拼尽全力去唱——这何尝不是一种启示：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活得多久，而在于是否发出过属于自己的声音；人生的高度，不在于起点多高，而在于是否用尽全力向上攀登。

如今再想起那个夜晚，蝉鸣仿佛还在耳畔。那声音里，有范仲淹在书院苦读的身影，有无数普通人在困境中不放弃的执着，更有一个简单的真理：读书不是为了逃离生活，而是为了让我们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有勇气像蝉一样，对着世界放声歌唱。毕竟，生命只有一次，总要让它响一点，再响一点。

蝉鸣里的人生课

□ 程建军

